

悲劇·舞臺

是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，當你沉湎在寂寞的時候，或者不然；朋友！當你也手拿着解剖刀虔敬地面對着一具曾是活生生的屍體當兒；你也會對置身的「舞臺」無端地感到空虛，幻滅吧！尤其當褪色的回憶被撕成片片殘碎盪過腦海的時際，你定會自問「人所真具有的是什麼？」「為什麼它又來去得那麼神祕悲慟？」……。

兩個人的痛苦開始了序幕，經過譏、譽、榮、辱又是一陣難堪的掙扎，等每個角色在生死海中飽嘗盡悲歡離合，直到有一天終於倒下去了，被淘汰了，又要徒然地帶走許多人的哀傷、悲痛、失志。難怪毛姆要說：「人類的生存是否是一個悲劇？不！悲劇這個名詞還太高貴了；是一個奇異的不幸呢！」然而把這一幌即逝的「蓋棺定論」並比之於遼闊綿亘的字與宙，你不覺得未免太片面，拘囿之感嗎？試想從漆黑不知的年代開始，人類即熬受了恐怖而摸索衝擊出來了，過去的路上，那麼許多人也勇敢出色地串演過他們的角色了，這當中，誰能如毛姆純地味殺否定個人的存在價值？

「舞臺」這已經失去光彩的莎翁創作，不知被多少膚淺無知的人傳誦仿用了千萬次，但它却永遠不因「而」減退其含蘊之深度。不過，這不是由單一的角度去肯定其為一齣悲劇的，毛與叔本華肯定人生只是一幕幕展開的戲永無落幕之日並無二致，但叔本華所了解的決不是這樣單調性的片面觀，用絕對的一條線去叩擊人生的問題。正如羅曼羅蘭說：「人生如怒濤澎湃，如無岩石與暗礁，絕起不了絢麗的浪花」就隱藏在悲劇裡面，存在着多少濃烈的欣慰和幸福。何況像浮萍和缸裡的金魚毫無一點悲愁感，平滑得一如

白臘片的生命，才叫人乏味難耐！

時而我想，在漫長的時間列車奔馳橫越大陸海洋之際，我們雖未必就是聞名的過客，甚或竟是卑微的丑角，但請不要忘記，面對着正在扮演的「舞臺」我們不應該陷落在拘限造作的角度，那樣將使你感到人間太殘缺痛苦了。尼采宏偉的胸襟，正道出這種奧妙。如若在生命繼續的當中，我們能努力追求尋覓生活中每一刻內容之完整，對自己也再無所愧疚了！你或可以說「形體」在被創造以前已經不公平，可是廣漠的天子，定有它不能出軌的律則。說得具體一點，它必有其自身的和諧之完整性。你該有過經驗的，當讀完了漢姆雷脫或是伊里亞德時，你當感到自己就是不幸被世界拋棄的主角吧！可是一旦跳出了莎士比亞的舞臺、掙脫了荷馬的擺佈，我們的心思怡然曠朗多了！但是，沉思一下，隱藏在我們遙遠的背後，在萬象的上面還不是有一隻導演的手，他在決定着對你拉幕閉幕的時刻與地點！如果他是個智慧的（當然是的），那麼形體被塑造必有它不能磨滅的代價和目的。我們又何需悲歡歲月？

「前水復後水，古今相續流；今人非舊人，年年橋上遊」，多少人能步下台來以鑑賞的心境去返觀自己的演出呢！為生活？多麼渺茫模糊的存在！是為着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而掙扎而出賣靈魂？但，先生，我們十四個人可做證，你的肌肉很美好又發達，而且，我們也發現這渾並沒有遺漏什麼！當你離開留下軀體之後。

愛戀生命總不算錯，因我們原始地抓住生命的價值常是取決於對生活的自覺，但不管我們扮演的是冀取別人歡笑的丑角或是尼羅河畔的堂皇英雄；在那幽然落幕的前刻，你突然有聲有色地倒下了，彼時太息、掌聲、喝彩、吶喊和啜泣都不復是你的了。悵然踱出了生命的廣場，將又是一片空寂。但你怕心什麼？只要是傑出高貴的角色，終究是令人難以忘懷的；安東尼的豐功偉業、貝多芬的雅律高潔、哥德意的奔放情懷……不是嗎？在那能够放光華的日子，我們應該把自己的一切燒灼，不要吝惜。愛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將自己化作火種去點燃別人的幸福又何嘗是容易呢！我總感到該珍惜的並不是可憐的軀體，倒是在暗地裡播撒「愛」的種子，又冀求酬報的偉大靈魂。它通過永恆的時間與空間，迴盪着綿延的回聲！最後又攀附在另位渴求者的心靈，再次又引起了熱烈和諧的共鳴，又激起了一次美麗的浪花，在智慧的歷史上再添加了長進的一頁……。

現在談論的不是出入世的問題，而且對於開始的遲早我們也無需斤斤計較，只要清淨意念，時刻無忒於自己之所行就夠了。因為你無法知曉是那一剎那，又是你節日的開始或終結，而對你，將又是痛苦抑或幸福的記憶？狩獵的季節又到，浮在山谷原野的杜鵑，那憑弔過的古堡、小橋流水……，愈地模糊了。這一天我們也會安穩躺下，可是這怎麼關係，續來的人會再來慰弔我們的，而且懷念更殷勤了。唉！時光是沒有聲響的，日子像流水而我們的夢啊是遼遠的……。

——偶 思——